



## 西德的佛教運動

馬遜

原載一六七期明報月刊

談到德國的佛教運動，必然就涉及到一些常遇着的姓名。

這些人都曾為宏揚德國的佛教奉獻心力，如塞頓思克，(Dr. K. Seidenstuecker 1876-1936)，紐曼 (Dr. K. E. Neumann 1865-1915)，格林 (Dr. G. Grimm 1868-1845)，達爾克 (Dr. P. Dahlke 1865-1928)，石德文 (Dr. K. Schmidt 1879-)，戴畢思 (P. Debes 1906-)，以及南努天洛伽大師 (Nyanatioka 1878-1957)，南努波尼伽大師 (Nyanaponika 1901-)，喇嘛哥維達大師 (Lama Govinda 1898-) 等。今日德國存在的佛學院，學派及組織，大都是源於上述這些人所奠定的基礎。

塞頓思克是萊比錫人氏，一位印度學學者。一九〇六年他曾與另七位萊比錫學者成立「德國佛教會」。當時的會長是漢寧博士 (Dr. Horning) 一九〇五年他發行過一份佛教刊物，會兩度易名。(最初名「佛教徒」，其後名「佛教的等待」，最後為「摩訶菩提葉」。) 一九〇九年又與南努天洛伽大師的出家弟子馬格物 (Margraf) 創辦「德國巴利協會」。這個團體曾發刊多種佛教叢書，且翻譯了最早的德文經典——「Anguttara-Nikaya」。一九一一年分裂成兩個分會：馬格物以僧侶的身份，希望成立一所歐洲小乘佛教的寺院。而塞頓思克則致力於大乘佛法的研究與宏化。馬格物在這段時期，發刊了「佛教世界雜誌」，一九一三年馬格物終於同意再度與塞頓思克攜手合作，但不幸他於一九一四年在俄國逝世。

對於德文經典的翻譯，紐曼氏的貢獻最為偉大。他也是一位印度學者，他與格林、南努天洛伽大師一樣，都是因受了大哲學

家叔本華的影響而接觸佛教的。他曾旅跡印度、錫蘭，對佛法作過深刻的研究。他畢生的精力，都在桎梏的經濟狀況下翻譯經典，我們在此，可自大文豪赫塞 (H. Hesse) 的評語中，印證出紐曼譯作的傑出。赫塞曾說過：「紐曼的譯作，是空前絕後的，那柔和、莊嚴、可敬的佛陀語言的韻律，在他的譯筆下，保存了不可思議的真實與生動。」他翻譯的佛經，有全部 Dhammapadam。

筆者曾一度在「華學月刊」(第五十期)，撰文介紹過「宏揚佛法的達爾克醫生」。達爾克醫生曾在柏林建寺宏法，並往世界各國佛地朝聖，他終身未娶，一心一意的發展着佛教事業，臨終時預知時至，含笑而逝。

柏林這個都市，是複雜而多層面的，在歷史上，它扮演着一個悲壯的角色；在政治上，是列強分割的局面，還有那一道醜惡的圍牆，這是一個繁華燦爛，光耀奪目的都市，它蘊藏着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人才與物力。它——也是歐洲佛法醞釀發揚的園地。

讓我先介紹兩位傑出的佛學家，他們都是在柏林推展佛教運動的。

史丹克 (Martin Steinke 1882-1966) 原是柏林的銀行家。他曾在 一九二二年成立「佛陀之社」，這一組織直到一九四一年被蓋世太保所解散。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，他發行一種佛學雜誌，原是以小乘佛法為主。直到一九三二年，他親近了一位匈牙利利利出家人照空法師。照空法師一生傳奇，多次在風險中死裏逃生，終於在佛法中找到了人生真諦。史丹克直接受到照空法師的

影响，迴小向大，研究般若。照空法師是一位在中國受披剃的出家人，他既獲「辯才無礙」，故能在一九四三年柏林的一次演說中，感動了史丹克，連同十一位來自不同國度的歐洲男士，及三位柏林女士，浩浩蕩蕩的到達了南京的「棲霞山」，（Tsi-Hsia Schan）落髮出家，這是有史以來，最大一次歐洲人成立的僧團。

另一位石德文長老，是皈依我國天台耆宿倭虛大師的。一九五六年曉雲法師曾拜訪過他，他歡歡喜喜的穿起了我國的長袍馬褂，正式接客，亦可見其愛慕中華文化之赤忱。石德文對柏林佛教的發揚，功不可滅。他努力於巴利文、梵文和中文的學習，以充實其對佛學的鑽研。此外，他更不停的寫作和譯述，並成立了「柏林佛教會」。

附帶必須一提的，是柏林推展佛教事業獲得政府的仗助及支援，是全德唯一有此助力的都市。

戴畢思之於漢堡佛教，與達爾克之於柏林；格林之於慕尼黑；地位是均衡的。戴畢思之接觸佛法，受到紐曼譯經的深厚影响，一九三一年，他親往錫蘭，皈依在南努天洛伽大師門下，修習數息法門。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，他以戰俘身份被囚英國，這段時間，對他的修行大有裨益。自一九四七年後，他始全心致力於佛教的宏揚，在漢堡，他創辦了「佛學講座」，吸收了如席菲兒（Dr. Schaefer）、赫卡（Dr. H. Hecker）等精英，他並不斷的在德國北部各大學，如基爾、布萊梅、漢諾威、漢堡甚至到中部法蘭克福，作巡迴式的講學。爲了對佛理的研究，他又進一步開創了「研究週」；自一九四九年以來，從不會間斷，長則三星期，短則兩星期，以演講和座談會的方式，探討人生真諦，對佛敎人生作透澈的研習。（註一）

自去歲南下慕尼黑，拜訪了慕尼黑佛教會現任會長戴治醫生（Dr. K. Dersch）相談甚洽。尤其當他帶我參觀他的私人圖書室時，指着那一系列研究中國哲學和中國思想的書籍說：「中國實在有許多東西，值得我們學習啊！」聽來真叫我們感動。此外，又承一位虔誠的青年佛教徒，印度系博士研究生哈德曼（D. Hartmann）的盛意，滿了我一個願，參訪了喬治·格林所創辦

的「原始佛教會」，「原始佛教會」位於愛眉湖畔（Amensee），面山靠水，深處幽絕，自格林氏創辦以來，努力於教義的鑽研，出版多種佛學叢書及刊物，現在仍在發行中的有「法乘雜誌」（Yana）。

由於筆者個人對格林的偏好，促使我在他所著「幸福，佛陀的訊息」（註二）一書中，選擇一段文字，以介紹他的思想：

「一個人的性格愈高尚，他意識中也愈能感到雅各·白姆斯語中的真義：『設使有堆積如山的書卷，設使海水都可當作墨汁，樹枝都可當作筆桿，也難描述盡人世間的痛苦』。因此他愈是渴望着，不單他自己，他的同類，甚至整個世界從痛苦中拯救出來，邁向一種自在無餘的境界。當然，這種志願不會因爲認識到無常的本質而終止，這是一種最高貴的，能激發人心內在的感受，它不屬於這個世界（但也完全屬於這個世界——筆者按。）因爲這個世界的原則是自私的，大悲，則是同情別人的感受，能滲透自私，將個己毫不保留的奉獻於利益衆生的行爲上。在這個世界，像『你』、『我』，這些界限都劃得太顯明了。『大悲』則能突破這些界限，大悲心正是由我內心最深處發源，將悲願流向非個人、非自己的作爲，這就是『施』波羅密的表現。事實上，『你』與『我』並不存在，不同的人格，皆由復的的五蘊生成，而我們無明迷妄，心中謬加分辨。正如佛陀所言：『認色蘊是我，受蘊是我，想蘊是我，行蘊是我，識蘊是我……無有是處。』」

關於格林的一生轉捩，筆者認爲，也有交代清楚的價值（註三）。格林是父母的長子，本當承受父親的家業。但他生來禿額，他父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徒，所以認定這是上天的旨意，將他送到神學院讀書。直到他晉升神父的前夕，格林才將久思不解的問題陳於老教授前：他不能欺騙自己，違背良心——他並不覺得自己受到了「聖靈的召喚」。所以，他毅然離開了神學院。他的父母親得到這個消息後盛怒，斷絕了他的經濟支援，還禁止他重踏家門。他赤手空拳，半工半讀，以極優秀的成績完成了法律博士的學位。他崇拜哲人叔本華，因而接觸佛教。成立「原始佛教會」，發刊「佛教世鏡報」，寫作翻譯，不遺餘力。他致力於誠

心講解人生真諦，認識他的人，都不難感受到他那種如慈父般奉獻式的友誼。他作事廉明，維護公理，精力交瘁，並曾拒絕審判戰犯的呼召。所有存疑的案件會審時，格林總是主張釋放囚犯的。他的原則是：「寧可放走十個有罪人，也不可冤枉一個無辜者。」他深受佛家因果報應影響，作必日報，天理循環，他總給人一個向善的機會。當他去世後，葬禮在公墓舉行時，有個龐大引人矚目的鮮花環上寫着：「獻給巴伐利亞州最仁慈的法官。」此外，當他父親年邁時，也原諒了他，骨肉團聚，可惜他的母親已早去世了。他的父親，還受到他不殺生，不傷生的原則影響甚深。

筆者在數年前，他曾一度撰文介紹南努波尼伽大師，他老人在錫蘭草屯寺，以七十多歲的高齡，仍在清苦的修持生活中，教學不倦，並不斷以英、德文寫著譯述，講解佛法的修持方法。

「三寶具，佛法興；三寶不具，佛法不成」。佛、法、僧有如三鼎足，平衡着三千大千世界的無量無邊眾生慧命。在此，筆者以虔敬的心，來介紹德國的僧寶——西方的出家人。

一九〇一年十二月，英國化學家馬奇高（A. B. Mc Gregor，一八七二年生於倫敦）剃度出家，受沙彌戒，成為第一位歐洲的佛門僧侶。一九〇二年他在緬甸阿谷（Akab）受比丘大戒。法名為瑪地若（Mairiya）見『佛教徒』，第二年期刊 315—337 頁。）

兩年後，一九〇三年九月，德國小提琴手安東·哥斯（Anton Gueth）也受了沙彌戒，他是以音樂家的身份作東南亞旅行，而接觸佛法的。此外，他也受到叔本華影響殊深。一九〇四年他放棄了所愛好的音樂而皈止佛門，正式成為比丘僧。這位便是受人景仰彌深的南努天洛伽大師。

他勤學巴利文，努力於翻譯。第一次回國便收了兩名弟子，荷蘭人蘇羅法師（Sunno）和德國人蘇曼努法師（Sumano），後者留下一部「Pabbaja——出家之途」一書，即於一九一〇年與世長辭了。多年來，南努天洛伽大師披剃過數十位歐洲人，並成立過宏法中心，他會到過我國重慶，一九一七年當戰爭爆發時，他被囚禁於漢口，致使他的譯經中斷，此後，他又足跡遍佛國，

回到錫蘭，靜修十二年後，再度出山，聲名大噪，皈依者雲集，出家家中，早期由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所收的弟子有：

（一）康多拉法師（Kondanno）原名 B. 鮑爾（B. Bauer），是一位畫家，慕尼黑人氏。

（二）維麻羅法師（Vimala）原名 F. J. 鮑爾，是康法師的學生兄弟，德國佛教運動之首腦人物。

（三）華婆法師（Vappo）原名史徒（L. Stolz）一九一三年在緬甸出家，曾到訪日本，參究佛法。

（四）巴第由法師（Bhaddyo）原名貝克（F. Beck）。

（五）摩訶拿摩法師（Maharano）原名施達姆（V. Stomps）原是藥劑師。

（六）呀索法師（Yaso）原名藍伽（J. Lenga）一九一四年出家，成立法蘭克福佛教會，其後在佛萊堡去世。

後期在南努天洛伽門下披剃的弟子們，法號都冠上「南努」字樣，以下且介紹幾位頗負聲譽的出家人。

（一）南努洛伽法師（Nyanaloka）原名洛也新（Rajasingha）一九〇〇年生於錫蘭，一九二〇年受大戒，自南努天洛伽大師圓寂後，便由他主持婆伽士多哇寺（Polgesduwa）。

（二）南努西西法師（Nyanasisi）原名克勞斯可夫（Krauskopf）一九三六年與南努波尼伽大師同受三壇大戒。他是蘇黎士的大作家克勞斯可夫（G. Krauskopf）的兄弟。

（三）南努達拉法師（Nyanadhra）原名尼爾（O. Nell）他是一位極受人敬重的行者，可惜不幸於一九三五年去世。

（四）南努布哈羅法師（Nyanabrühano）原名布魯羅博士（Dr. M. Bruno）。一九三七年出家，離別南努天洛伽大師後，他又以阿魯羅達（Anuruddha）作為法名宏道，一九六一年於可倫坡逝世。

（五）南努波尼伽大師（Nyanaponika）南努天洛伽大師門下，最負盛名的，就是南努波尼伽大師了。他原名西德蒙·方寧格（Sigmund Feniger），以書商之便接觸佛教。一九三一年，當他正思落髮時，他的父親過世。他不忍留下年邁無依的母親，

因此使他出家的心願，延至一九三七年始實現，他侍隨他的師父到印度朝聖。一九五一年他獲得錫蘭國籍，建造森林草寺，侍奉他師父及師兄華婆法師過世，除了「法輪雜誌」(The Wheel)以外，他又發行了「菩提葉」(The Bodhi Leaves)並獲得錫蘭當局佛經流通處的支援。現在南努波尼伽大師的草寺，可說是絡繹不絕，他老人家的寫作譯述遍佈全球，此外，他還需要每日答覆來自各地的書信呢！

(六)南努維摩羅法師 (Nyanavimolo)，原名莫拉 (F. Mokler) 是一位來自漢堡的教師。他之修習佛法，原是抱着宏法宗旨的，然而，他以本身的修行尚未臻覺悟的境界，不能達到自度度人的意願。故此，他仍留在錫蘭，繼續修行。將來，他仍是要回到德國宏揚佛法的。

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德國法師是喇嘛哥維達。原名荷夫曼 (E. L. Hoffmann) 曾留學意大利，攻讀哲學，藝術史等學科。並在一九一九年出版了第一本有關佛學概論的書籍。他除了發刊「佛學雜誌」以外，還創辦了「金剛乘學會」，專門研究西藏密法。此會之德文名為 Arya Maitreya Mandala 或簡稱為 AMM。所出版的「佛法之光」雜誌，其後易名為「循環」。易理加 (H. U. Ricker) 便是喇嘛哥維達的得意弟子。易理加曾將香港陸寬昱居士的英文著作「中國靜坐之奧秘」(The Secrets of Chinese Meditation) 翻譯成德文。此書介紹了楞嚴經廿五聖目陳宿因，覺澄圓通之方便法門。此外，對於禪宗之修持，淨土宗的持名，觀無量壽經的十六觀法，天台的止觀，都作了頗為詳細的說明。在引用經文方面，經兩度翻譯，而不失信達雅，真令人讚嘆！

西柏林近郊「忽洛老」(Frohnau) 的寺院，如今是由一位錫蘭老法師住持。這位老法師名號是 Sri Gnanawimala Maha Thero，他們也發行一份刊物，專題討論佛法義諦。這所寺院，是一九二四年達爾克醫生所建造的，環境異常清淨幽雅，林園小徑經行，別饒趣味。院子裏一尊佛陀立像，莊嚴生動，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。

西德的佛教團體，還有不少，不遑一一介紹。至於日本人在

此地設立的宗教團體，如日蓮宗的活動尤多，在此文中我却並無明顯介紹。蓋本意認為，那只是日本人在西德的傳教，而不能歸納在德國人自動自發的宗教活動內。也許，這是我的偏見吧！所有佛教團體組織，都隸屬於「德國佛教總會」，Deutsch Buddhistische Union 簡稱 DBU，會址設在漢堡。現任會長是格拉斯荷夫 (M. Glashoff)。「德國佛教總會」是「世界佛教會」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和「泛歐佛教會」Buddhist Union of Europe 的成員。前任會長奧斯特 (G. Auster) 及現任的格拉斯荷夫都被選作「世界佛教會」的副總會長。

西德的出家人，大致也有一百以上。自第一屆泛歐佛教大會，於今年(一九七九年)六月在巴黎召開後，便討論到歐洲將自行解決剃度出家的問題。直到如今，歐洲僅止英國有披剃出家的方案和儀式。

總括言之，西德正如歐洲其他有佛教的國家一樣，可畧分四大派別：

- 一、是學西藏密宗的，在瑞士有不少喇嘛。
- 二、日本的蓮宗。
- 三、錫蘭、緬甸、泰國等國傳來的南傳小乘佛教。
- 四、是日本的禪宗。

可惜獨不聞中國大乘佛法，般若禪、佛心宗。十分可惜，許多德國佛教徒，甚至不知道中國佛教在歷史上的深遠地位，浩瀚三藏十二部之齊備。作為中國佛教徒，直覺得有責任、有義務來推動這一項工作。雖然，這項墾荒的工作確實艱難，但我堅決的相信；不會比往日唐三藏取西經更為艱辛吧！

#### 附註：

- ① 德國佛教總會發行之「佛教在德國」(Buddhismus in Deutschland)。
- ② 喬治·格林 (Dr. G. Grimm) 「幸福，佛陀的訊息」(Das Glueck - Die Botschaft des Buddha)。
- ③ 霍柏 (M. Hoppe) 「喬治·格林」(Georg Grimm)。
- ④ 達爾克 (Dr. P. Dahlke) 「佛世尊之教」(Buddha, die Lehre sep Erhabenen)。